

譚延闓通而有節

· 章君毅 ·

休休有容宰輔氣度

抱武侯兩句話
為民國一完人



辛亥以前，任職湖南首任諮議局長時的譚延闓。

上聯，是故監察院長于右任，在民國十九年秋，輓故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先生之作，據追隨譚延闓有年，迭曾在中外雜誌有佳構發表的胡遜園先生說：「為最能盡先生之一生行藏者。」于故院長所指諸葛亮的兩句話，不問可知是為：

鞠躬盡瘁
死而後已

然而，譚故主席的一生，却是在淡泊之中具見尊榮，寧靜之中迭現絢爛。和譚延闓訂交一二十年，允稱莫逆，又復是譚氏前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胡漢民先生，即曾分析過譚氏的為人性格說：

「譚先生『休休有容』，具有古人所謂宰輔的氣度。他的性格，祇有『和乎中正』四個字，可以得其大略。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，從未見其疾言厲色。有時，有人為什麼問題互相爭執

，譚先生一來，往往令人氣消。遇到難以解決的事，一經譚先生區處，也就十分妥貼了。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為藥中甘草，幾於攸往咸宜。但是譚先生在我們工作中，不僅為隨便配合的甘草，而是在配合之後，能使我們的工作，發生偉大的效能，顯出異常適當的工作的。這一點，凡屬於中央政情的同志，一定已有深切的認識。」

「休休有容」，典故出在書經上的「其心休休焉，其為有容焉」，形容一個人的氣度寬宏。譚延闓的氣度寬宏當然是舉世所公認，不容置疑，毫無異議的，胡漢民也曾公開語人，譚先生的字典裏沒有名望和權利的字眼，他是真正能够身體力行 國父「以服務為目的，不以奪取為目的」的。可是，我們總覺得譚延闓的一生行誼，在在超乎「休休有容」之上，他可以說是業已臻及「有容乃大，無欲則剛」的超然境界，而且，他立身處世，確能做到「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」，對於進退出處，既有自知之明，更能知人善任。因此他是一位認得清大局趨勢，拿得出通盤方

案的領袖人物。於人於己全無畛域之見，祇求大功大業之完成，於前賢中他很像曾國藩，在革命先進中他無疑的是在步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後塵。

有兩件譚延闓的軼聞軼事，足以證明上說之並非溢美之詞。

民國七年十月十日，徐世昌繼馮國璋而為大總統，他久慕譚延闓之名，曾經邀他從湖南北上，出任內務總長。譚延闓拍了個電報去婉謝不就。到了十二年十月十日北洋直系領袖曹錕賄選告成，在北平沐猴而冠，又曾懇邀譚延闓入閣，這一次他却連覆電辭謝都給免了，乾脆置之不理，他祇是很瀟灑的語人云：

「徐東海（徐世昌字菊人，號東海）還可以與談書畫，曹老三，可太不識相了。」

兩句話，褒貶兩位北洋大好佬，真是妙到毫顛，入木三分。尤其是「罵」布販曹三（銀）的那一句，更是絕不容情，語氣之重，對曹三來說，何啻重重一擱，劈頭澆下一盆冷水來。——像這樣疾惡如仇，大義凜然的嚴正態度，不是藥中甘草，好好先生所可以表現得出來的。

第二個故事則發生在民國十七年一月初，二月二十五日，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出國考察，二月七日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推選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。同年九月三日胡漢民自歐洲返國，向中央各同志建議成立五院，有以適應訓政建設之需要。就在中央籌議成立五院時期，譚延闓覺得他很適宜主持考試院，他竟忘却了自己身為國家元首的地位，有一天他很誠懇的對胡漢民說：

「假如我還能服務黨國，可否給我做做考試方面的事情呢？」

是名公子亦名進士

這個問題當然不是胡漢民所可以決定得了的。十月一日國民黨中常會開會，議決推請今總統蔣公為國民政府主席，譚延闓長行政；胡漢民長立法，王寵惠為司法院長，戴傳賢長考試，蔡元培長監察。譚延闓的考試院長沒有做成，他仍還是遵照中央的決議，慨然不辭，切心為行政工作而努力。胡漢民曾讚揚他說：

「這種鞠躬盡瘁，效死黨國的精神，真可為今日一切專事奔競的青年同志的模範，而專為發洩支配慾領袖慾，遂至不惜賣身投靠，殘民以逞的所謂老同志，也應該聞而生愧了。」

他所指的「賣身投靠，殘民以逞」的所謂老同志，當然係指朝秦暮楚，翻手為雲覆手雨，最後竟至淪為漢奸的汪精衛了。

譚延闓，號祖菴，又作祖龔，組安，湖南茶陵人，遜清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農曆十二月十四日誕生，是遜清進士，加太子少保銜，送任陝甘總督、閩浙總督、兼署福州將軍、四川總督、兩廣總督的譚文勤公譚鍾麟的第三子。譚延闓天資聰敏，自小便以善於為文，被士林所稱揚。他少年時代文字的精到練達，為一般士子所無法企及，所以見到他的人都說，他將來必成大器。而且，從他出生之年起，他便隨譚文勤公同在任所，由杭州而河南、陝西、甘肅、北京、浙江、福

建、廣東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之外，尤能耳聞目覩譚文勤公恤流亡、理獄訟、清賦稅、平亂事，尤其譚文勤公在陝西巡撫，和陝甘總督任內，籌辦糧餉，支援左宗棠大軍西征，平回亂而定新疆，譚文勤公素有能吏之稱，早在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譚文勤公任陝西巡撫時，左宗棠即已專摺保奏，說他：

「一數年年百姓綏靖，糧糈不匱，臣得一意軍事，無兼顧憂，皆鍾麟力。」

譚文勤公的興利革弊，力任艱鉅，在譚延闓的心目之中，當然留有深刻的印象，凡此珍貴的見聞與體驗，都不是尋常人等所以倖致的。譚文勤公在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初任陝甘總督，方抵任所，便得了眼病，他曾四度奏請解任，都被清廷賞假慰留，欽賜珍藥。到了光緒十四年時（一八八八），目疾益劇，幾乎看不見了，清廷方始准他開缺回籍，安心調理。兩年後，居然天佑斯人，兩眼復明。於是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二月，譚文勤公又奉詔入都，賜紫禁城騎馬，以尚書銜補吏部左侍郎、戶部左侍郎，兼管三庫，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授工部尚書，到同年五月授閩浙總督時為止，這一次，譚延闓隨他父親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開了不少眼界，也大大的長了見識。再從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到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，將近五年他在譚文勤公的兩廣總督任所。胡漢民是廣州市人（廣東番禺），他從小到大都在廣州，以至於求學，奔走革命。對於民國以前廣州的情形不用說是很熟悉的，因此胡漢民說過：

「(譚先生)少時，在兩廣督撫幕中，遇到疑難的公事為他人所不解的，祇有譚先生瞭若指掌，而且區區條理，都能恰合分際。」

譚延闓在廣東督署，正值十六歲到二十歲的英年，他就已經能夠協助乃父處理公務，剖析疑難，真不愧有清末名公子之名。但是譚延闓青年時代的成就還不止此，光緒三十年甲辰(一九〇四)，他參加滿清——專制時代最末一科科舉考試，以二十六歲的一名青年舉子，竟然中了甲辰會試的會元，也就是會試第一名，為湖南人爭取莫大的榮耀，使三湘父老為之歡欣雀躍。

原來，科舉時代，講究的是三考出身，兩榜進士。所謂三考，便是府考，取錄的得秀才，鄉試，中了的稱舉人，和會試，中了的先名之曰「貢生」，再通過殿試，殿試取一甲三名，那就是狀元，榜眼和探花，都「賜進士及第」。二甲若干人，賜進士出身。三甲又若若干名，賜同進士出身。

就在這四級制的考試中，考秀才的府試不論，考舉人的鄉試，得了第一名的稱解元，考貢生的會試，得了第一名的稱會元，考進士的殿試，得了第一名則稱狀元。所謂「連中三元」的吉利話，便指連中解元、會元、狀元而來。事實上，舉全國數十萬讀書士子，數萬秀才，數千舉人，數百進士，要想四次考試回回掄元，三度大魁天下，那當然是很不容易的事。有清一代，垂二百六十八年，連中三元的特殊幸運者，在一百一十二科科舉考試，一百一十二位狀元裏面，就祇有乾隆年間的蘇州人錢棨，字振威，號湘齡，曾

經連中解元，會元和狀元，乾隆皇帝為此非常高興，曾經為他特作御製「三元詩」，以誌國家的祥瑞。再則，便是嘉慶年間的一位廣西人陳繼昌了。

科舉功名有否運氣

湖南一省，文風素盛，可是在滿清二百一十二科中，三鼎甲，亦即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乃至解元，全都由湖南人一中再中過了，唯獨欠缺一位會元，而為三湘人士認係莫大的遺憾。尤其是光緒二十四年(一八九八)，戊戌政變百日維新，清廷曾經一度停過科舉，到了光緒二十九年(一九〇三)恢復舉行，朝野人士誰都知道這一次恩正併科過後，持續一千餘年的科舉取士之制，馬上就要廢止了。所謂正科，係指三年一試，恩科呢，則係朝廷因有特殊慶典而隨時開科的，光緒三十年陰曆十月初十，恰好是慈禧過七十大壽，所以這一年的一科，也就稱為「恩正併科」了。

會試的大主考，係由清廷指定四位朝廷重臣担任，甲辰那一科的四位大主考是協辦大學士裕德(滿洲正白旗人)，管學大臣張百熙(湖南長沙人)，署工部尚書陸潤庠(蘇州人)，法部尚書、參預政務大臣戴鴻慈(廣東南海人)。這四位大主考的籍貫分佈是華北一、華中一、華東一、華南一。同時也是按照清廷掄才大典的慣例，暗中有着「正大光明」的次序。換言之，「正」是裕德，他有權決定會元——第一名的人選，「

大」是張百熙，照例他祇有會魁——第二名的決定權，以此類推，陸潤庠、戴鴻慈就只能取決第三四名了。

由於庚子拳亂，引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役，北京的貢院，被八國聯軍縱火燒了。清廷有錢給慈禧窮奢極侈的辦七十大壽，却一連三四年籌不出款來重建這座全國士子嚮往之，夢寐以求的全國最高試場。於是，光緒二十九年的順天鄉試，和光緒三十年的甲辰會試，便不得不暫借河南開封的貢院舉行。那一年，從全國各地到開封赴試的舉子，有陝西于右任，山西賈景德，湖南譚延闓，還有台灣的末代舉人高選鋒。

這一次會試的結果，是譚延闓獨佔鰲頭，中了會元。使湖南一省，在有清二百六十八年，一百一十二科科舉考試裏，三鼎里齊全之外，又復連中三元，彌補了獨乏一位會元的遺憾。無怪消息傳出，三湘人士歡欣若狂，熱烈慶祝，而譚延闓也成了舉國聞名的人物。他中會元的光采，居然還在殿試過後，這一科的狀元郎，第一甲第一名的劉春霖之上。

可是，科舉時代，向有「窗下莫言命，場中莫論文」，和所謂「一財二命三風水，四積陰功五讀書」的說法。照這個說法一分析，竟是命運第一，文字在次。本來嘛，科舉時代只要能夠中了舉人，敢於京京會試，當然都是些「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」，具有真才實學的讀書人，程度相差不到那裏去。更由於考試的範圍窄，取錄的標準大致揣摩得出，碰運氣的成份，要比如今的大專聯考多得多，因此就不能不談運氣如何了。例如

，就在甲辰這一科的殿試，八位閱卷大臣進呈的前十名卷子，原是狀元朱汝珍、榜眼劉春霖、探花金梁，傳臚張啓後。等到慈禧拆開狀元郎那本卷子的彌封一看，姓名朱汝珍，籍貫廣東，字體是重筆，也就是筆劃較粗。當時慈禧正為庚子那年下令推珍妃入井，香消玉殞，因為心有內愧而不時鬧鬼，她見了朱汝珍的「珍」字便是心中一緊，加以廣東人之中有革命領袖孫中山，保皇黨魁康有為、梁啟超，又是犯她的忌。再則她自己的字跡寫的是「細筆」，見了「重筆」便不喜。於是她再看預選為榜眼的卷子，一看劉春霖用的是細筆，勁秀疏淡，又值甲辰那年北方正鬧旱災，她以為「春霖」兩字很吉利，便將狀元和榜眼的次序給對調了一下。此外，據遜清內務府大臣金梁在他所著的「光宣小記」中自己這麼說：那一科最倒霉的得算是他了，他說他原被閱卷大臣取為探花，筆迹尤其疏淡瘦硬，照說他這個探花郎準定通得過。然而，他錯不在策首用了「痛哭流涕」四個字，那年正是慈禧七十初度，她認為大非吉兆，老不高興的把卷子往地下一摔，左右內侍見慈禧老佛爺動了氣，連忙在另外七本卷子裏，找出一名旗籍的商行鑿，抵了那原定探花金梁的缺。

清代三湘唯一會元

無巧不成書，甲辰那科的會元，據說也有一段幕後掌故。這段掌故係由遜清遺老陳夔龍，在民國十三年所發表的「夢蕉亭雜記」中透露出來

的。大意是說：甲辰那年開封會試，他正當河南巡撫，因此他也被派為考官之一。考試揭曉的那一天，考官們齊集公堂，升座、拆卷、填榜。大家正在忙碌，會試大主考陸潤庠，手裏拿着一本卷子告訴他說：

「這本卷子書法工整，通場無出其右者，殿試時，可能大魁有望。」

他說時順手將卷子上的彌封拆開，大家好奇的擠上去一看，舉子的名字是劉春霖。當時，就有一位劉春霖的同鄉考官閻志廉說：

「劉春霖的字的确很出名，他平日所寫的大卷，就不下數十本之多。」

他是在說劉春霖為準備殿試，練習殿試大卷的書法，就用了這麼多的功夫。

衆考官正欣賞稱羨，讚不絕口。另一位大主考湖南長沙張百熙，也指着一本卷子，洋洋得意的在跟那位河南巡撫陳夔龍說：

「我們湖南自從國朝定鼎，二百六十來年，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齊全，解元也得了不少，就只差一位會元。正好我在場中看到湖南省舉子的一卷，寫作俱佳，確實够得上會元之選。可是按照『正大光明』的次序而論，我班次第二，就只能取個會魁。科舉將停，機會難再，所以我特地跟裕相（按指協辦大學士裕德）情商，請他將這本卷子作為會元，也好免使我湘科名有個會元的缺陷。承蒙裕相允讓，你看，這一本就是會元卷子了。」

說完，他當着陳夔龍的面，把手裏的那本會元卷子上的彌封拆開，兩人忙不迭的看時，卷上

的姓名恰是湖南茶陵譚延闓。

有幸，當然也就有不幸者。甲辰那科會試，照例係由「正」字號大主考裕德決定會元人選，他在張百熙力請以湖南一卷為會元以前，先已有考官向他推荐福建閩縣人一卷。裕德也認為那本卷子不錯，他已決定了以此取為會元。可是當張百熙跟他一情商，裕德的官階雖然高過張百熙，可是張百熙却比他先進翰林院，科場素重輩份，裕德在私底下還是得尊稱張百熙一聲老前輩，因此他唯有欣然應允。另一方面，則張百熙倘若不是有此把握，他也決不會作此一請了。

等到張百熙跟裕德對調的那一份福建閩縣試卷一拆開彌封，衆考官一看那揭了曉的姓名，竟會情不自禁的齊齊喫了一驚，——這真是此人命朝代間三度連中三元之吉兆，都跟黃熟的鴨子般又給飛了。因為那一卷是福建閩縣優廩生，年方二十六歲的林志烜的，衆考官都知道：林志烜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的解元。

這一取捨之間，關鍵實在太重大了。如果不是張百熙為彌補湖南人的缺憾，也得個末科會元，那麼，已經中了解元的林志烜，連戰連捷，再度中了會元以後，他進京殿試，在慈禧七十大壽，因而舉行恩正併科的情況下。八位殿試的閱卷大臣，鐵定的會把林志烜取在前十名之列，而慈禧最後決定名次時，更毫無問題的將俯允衆主考之請，以林志烜為狀元了。末科科舉出了個連中三元的林志烜，對清廷和慈禧來說，將是何等的光采。那「重治熙治」的歌頌，豈不是又要轟動九

城，瀟漫全國，為滿清皇室注射一針興奮劑嗎？

榮任湖南諮議局長

慈禧壽辰，遜清末造，終未能出現三度連中三元的盛事，相反的，却正好給譚延闓作了最好的宣傳，使他的大名傳播久遠，幾於無人無知，無人不曉。會試以後緊接着便是殿試，譚延闓高的得了二甲第三十五名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翌年，他父親譚鍾麟病逝，清廷予諡文勤，賜祭葬，譚延闓報了丁憂，自此他不在滿清朝廷做官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年），譚延闓年方三十一歲，他便榮任湖南省首任諮議局局長，三湘名流著宿，對他一致欽重，衷心擁戴，這一份榮譽之獲致，確實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譚延闓就任湖南省諮議局局長後的第一件大事，就和曾經歷任督撫三十年，同治、光緒、三朝最獲清廷信任的體仁閣大學士、軍機大臣、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正面交鋒，鬥上一鬥。由於張之洞在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初任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時，曾以兩湖物力難艱，集款不易，鐵路永遠無法策成，所以他為清廷釐訂了大舉外債築路的決策。為三湘紳士商民大為不滿，當時羣情憤激，一致堅決表示，寧願集款自辦，也決不籌借外債。譚延闓方始接長湖南諮議局，他便提出議案，議決了湘境鐵路限年趕修辦法，計為下列四項：

- 一、毋庸借債，速將草約註銷，以斷葛藤。
- 二、實行商辦，以堅股東信用。

三、應由公司任用鐵道學生，改良內部組織

四、多培養鐵道人才，俾為桑梓盡義務，同時也可以節省薪資。

除此以外，他又使湖南諮議局通過了下列十條行之有效的籌款辦法：

- 一、累進租復法。
 - 二、鹽斤加覆錢價。
 - 三、開設鐵路銀行。
 - 四、分區勸股。
 - 五、在外集股。
 - 六、就事擬勸之股。
 - 七、各界以薪資入股。
 - 八、官缺股。
 - 九、發行鐵道債票。
 - 十、各地方公儲股。
- 然後再附以詳盡的取銷外債，自行築路計劃，茲誌其大要如下：
- 一、限定築路期限。
 - 二、自籌築路費用。
 - 三、築路後作為營利事業。
 - 四、練窳實需款項。
 - 五、嚴格統計出入。
 - 六、妥為追加豫畫。

掀起辛亥革命怒潮

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所週知，宣統三年係因鐵路收歸國有，使清廷觸發了川、鄂、湘、粵四省

民衆的憤慨，怒潮一發，不可遏止，方始在華中、西南一帶掀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焰。四省同胞不甘認股投資，與築鐵路的血本，被清廷巧取豪奪，一舉沒收。由而激發了「時日曷喪，予與汝皆亡」的心理，敲響了大清帝國的喪鐘，加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——中華民國之建立。由此看來，宣統元年譚延闓就任湖南省諮議局局長後，以他登高一呼的力拒外債，限年集股從速築路，不僅是對清廷和張之洞的當頭棒喝，尤且推動了兩年餘後辛亥革命，推翻滿清的壯闊巨大波瀾。

當時的湖南巡撫是岑春煊之兄岑春煢，他被諮議局長譚延闓一再催促，速將湖南諮議局所議決的湘人自行築路辦法、籌款辦法暨計劃奏報清廷，有以阻止清廷再照張之洞的擬議大舉外債，引入洋人的勢力入侵三湘。可是，岑文襄却認為自己的紗帽要緊，他一拖再拖，直到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張之洞病卒，他方始於同年十一月十四日（陽曆十二月二十六日），將湖南諮議局的議決案不加按語，逕予轉奏。果然，電奏上去便成了石沉大海，杳無下文。因此，從宣統元年到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，譚延闓都在為拒借外債，力主湘人自築湘境鐵路而奔走呼號，奮鬥努力。由於他的極力主張，湖南在清廷允准湘人自築鐵路以前，便設局辦事，募集股款，他決心用事實表現，阻止國家的利權外溢。

譚延闓盡心擘畫，多方努力，直到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三月十四日，清廷鑒於湘鄂粵三省設局募股已成事實，即令大力阻止，為時已是不及。同時清廷更垂涎三省民衆盡出血汗錢聚集的



湖南光復後所舉行的特別會議譚延闓曾被推舉為軍政部長。

鉅額股款，方始在三月十四日下了一道語意含混的詔旨：

「……據申奏：『湘境鐵路，湘人力能自辦，無須借款，據紳商人等環請陳奏，請飭部設法維持』等語，著郵傳部知道。」

充其量，這祇不過對湘省既定決議，已成之局，作了個備案的表示而已。但是，抗爭經年，呼籲多時的湘人自築鐵路，力拒借入外債，總算有了個聊勝於無的結果。譚延闓和三湘民衆是忤恩已極，他們更積極的籌募股款，從事築路。然而，不旋踵間，霹靂一聲，羅掘俱空的清廷，「一則垂涎於海外之華商，一則注重國內之財主」，窮極無聊的猙獰面目居然出現。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（陽曆五月九日），昭示鐵路國有諭下，其間還惡意中傷，推卸罪責的說：

「……乃數年以來，粵則收股及半，造路無多。川則倒賬甚鉅，參追無着。湘、鄂則開局多年，徒資坐耗。竭萬民之膏脂，或以虛糜，或以侵蝕。恐曠日持久，民累愈深，上下交受其害，貽誤何堪設想？用特明白曉諭，昭示天下，幹路均歸國有，定為政策。所有宣統三年以前，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，延誤已久，應即由國家收回，趕緊興築。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，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，一律取銷。……該管大臣毋得依違瞻顧，一誤再誤。如有不顧大局，故意擾亂路政，煽惑抵抗，即照違制論！」

這便是中國曠古以來從所未有的皇帝放槍，朝廷打劫，將四省（連同四川）的萬民膏脂，湊集股本，一古腦兒攫奪過去。直使四省商民呼天搶

地，惶惶無計，憤怒的情緒助長了大革命的烈焰，洶洶的民情一發不可遏止。繼川路風潮，成都血案，而後辛亥起義，革命軍興，湖南省垣遂即響應，焦達峯、陳作新攘臂而起，長沙乃在日間盡復漢官威儀，飄揚革命軍旗。祇是，很不幸的，在大動亂中難免會有流血事件發生，焦達峯、陳作新兩督先後為亂兵所戕，省垣革命軍羣龍無首，湖南各地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，更嚇人的消息是清軍乘勢來犯，前鋒已經迫進武勝關，就在這危疑震撼，三湘民命繫於一髮的空前嚴重關頭，三湘各界一致提出了力請譚延闓撥亂反正，主持大計的擬議。譚延闓便在這萬民渴望聲中出任軍政部長、湖南都督兼省長，同時也展開了他一生中嶄新的一頁。（待續）

優待券

優待中外雜誌讀者請附郵票
拾肆圓寫明收書人姓名地址
，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右任
先生詩文選集一冊，每位請
友限購壹冊。

（定價每冊貳拾圓）